

胡歌 初次见王家卫很紧张 差点一人演三角色

忆《繁花》：

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的《繁花》，是王家卫执导的首部电视剧作品，胡歌在其中饰演男主角阿宝。围绕这部剧，江苏卫视特别推出了一档全新剧综《荔枝追剧手册》，节目摄制组多次赴上海，对主创演员进行幕后拍摄，该节目从1月7日起每周日晚间在江苏卫视播出。

谈及与王家卫的缘分，胡歌说：“我从中学就开始接触王家卫执导的作品，从没想到能有机会见到他，更没想到自己会在他的作品里出现。这次拍摄《繁花》，就像做梦一样。”



2017年首次接触

2017年，胡歌第一次见到了王家卫。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他感慨道：“当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王家卫导演想见我一面。到达约定地点后，我就看到戴着标志性墨镜的王导。说实话，当时我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从中学就喜欢看王导的作品，他就是我心中的偶像。”

那天，王家卫和胡歌聊了很多，聊了对小说《繁花》的看法，也聊了胡歌的成长经历。“王导首先考虑的是让我演阿宝，后来有一度，他想让我一人分饰三角，同时饰演沪生、小毛和阿宝。因为当时有人看了我演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看到我的很多面相，所以王导就想到了这个方案。”

一人分饰三角的想法也只是“昙花一现”。最终，王家卫删繁就简，只选择了阿宝一人作为核心人物。

这也让胡歌得以专心回到阿宝的世界。

为了演好这一角色，胡歌，乃至整个剧组，都准备充足。他说：“在正式进组之前，我们有个三年的筹备期，在王导的带领下，大家搜集到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资料，并邀请了股票方面的专家、外贸公司的‘老法师’等，作为‘脑力担当’，在剧组随时指导。开机之前，演员也都是提前进场，全身心沉浸在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中。”

王家卫营造出来的时代氛围，也勾起了胡歌的少时记忆。比如剧中1:1复原搭建的黄河路，就让胡歌颇为感慨：“我虽然没有在黄河路吃过饭，但是我曾途经黄河路，我印象中的黄河路就像剧中呈现的那样，霓虹养眼，万花如海。”



B 与王家卫合作像谈恋爱，始终提供情绪价值

这是胡歌首次与王家卫合作。在他看来，这次的合作更像是谈恋爱，“刚开始时会很紧张、很忐忑，一直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徘徊。慢慢地会发现，只要他在，你就会很安心，很像谈恋爱的样子。”

《繁花》前后共拍摄了三年，漫长的周期也影响着演员们的情绪，而王家卫则提供了稳定的情绪慰藉。胡歌说：“拍摄到后期，大家都处于崩溃边缘，各方面压力都很大。但是看着在现场精力旺盛、事无巨细的王

导，看着他每天拍完戏后还回去开会、写剧本，所有的疲倦感一下子就消除了，感觉自己又可以了。”

剧中，阿宝与玲子（马伊琍饰）、汪小姐（唐嫣饰）、李李（辛芷蕾饰）都有不少对手戏。

在胡歌看来，玲子和阿宝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关系。“阿宝是猪八戒，玲子是孙悟空，总是在前面为猪八戒披荆斩棘，让猪八戒坐享其成。”

汪小姐和阿宝则是秒针和分针的关系：“你看秒

针和分针是不是60秒相遇一次？错。是61秒。因为秒针转一圈的时候，分针已经往前跑了一格。但其实也不是61秒，要比61秒再多一点，因为秒针再走1秒的时候，分针又往前动一点。所以他们的交集，永远比大家认为的要远一点。”

至于阿宝和李李，胡歌认为就像天空和大海，互为镜像，又充满神秘感。“天空和大海距离很远，但你在看日出、日落时，又发现二者是连在一起的，若即若离。”

C 演绎父辈故事时，找回李逍遥的感觉

《繁花》对于胡歌，是一次对父辈记忆的追寻，也是一次对过去岁月想象的补足。他说：“《繁花》讲的就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。我从小就对父母的成长经历感兴趣，但是，每次在我试图向他们了解的时候，总能感觉到，有些事情是他们不愿意说，甚至是不愿意去回忆的。所以当我看到《繁花》时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，感觉是以另一种

方式了解父辈的过往。”

《繁花》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，彼时胡歌正在上小学。“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时代变迁是非常有限的。不过我后来回忆了一下，那个时候的大人都好忙。像我爸爸，他当时也和一帮朋友做生意，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，在家的时间也很少。有时候，我会听到父母在讲，身边的什么人一夜暴富，就像我们

剧里的旁白讲到的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半日归零。”

王家卫曾经提点胡歌，演绎阿宝时，要有当初演《仙剑奇侠传》时李逍遥的感觉。胡歌说：“我相信在那个时代，有很多年轻人和阿宝一样，他们想在时代浪潮里抓住机遇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和人生。但经历了起起伏伏后会发现，最重要的还是情与义。”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「搏浪青年」走进经济建设大时代 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开播

“大江大河”系列剧第三部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于1月8日正式在CCTV-1黄金时间播出，爱奇艺、腾讯视频全网首播。宋运辉、雷东宝、杨巡、梁思申的事业将随时代浪潮一同迈向更广阔的天地，“搏浪青年”们将在充满更多新挑战、新机遇的改革时代大展拳脚，放眼未来。

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由中央电视台、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、爱奇艺出品，改编自阿耐原著小说《大江大河》，唐尧、马骋怡、子君、黄凯文、巩向东担任编剧，孔笙任总导演，孙墨龙、刘洪源导演，侯鸿亮担任总制片人，房旌担任制片人，王凯、杨烁、董子健、杨采钰领衔主演。

作为“大江大河”系列的最终章，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，围绕“搏浪青年”所代表的四种奋斗模式，以他们的个体奋斗为线索，折射国营、民营、集体以及合资企业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曲折前进，再现上世纪末黄金十年的时代大事件。

首播剧集中，新的考验降临：彭阳厂寻求新发展之际，却爆发影响厂子存亡的意外事件，作为厂长的宋运辉被警察带走配合调查，路上竟然被人砸伤额头；雷东宝也在为雷霆电线厂挂牌的事四处奔走，却遭遇自上而下的压力；杨巡终于能回家还清同村借款却遭妹妹指责，意外得知当年母亲给自己的救命钱来源的他，看着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种种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……

用个人命运沉浮书写历史的潮起潮落，是“大江大河”系列一贯的呈现方式。最新的故事里，人们将大步迈入新的时代，他们将面对更多元化的市场，更强大的竞争对手、更具诱惑力的巨大财富，以及更深更复杂的人性纠葛。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

所有受的苦，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

走进济州岛

□戴小华[马来西亚]

从济州机场到酒店的路上，我已经感觉到济州的美丽。这种美丽，首先体现在它的自然、和谐。岛上绿树丛生，一片葱茏，触目所及，皆是绿色。绿色随着汉拿山的起伏在起伏着，随着海岸线的蜿蜒在蜿蜒着。远远望去，济州岛宛若一颗漂浮在蔚蓝色大海上的绿宝石。

自古以来，济州岛以“三多三无”闻名。

“三多”指石多、风多、女人多，因此济州岛也被称为“三多岛”。因为整个济州就是火山爆发形成的，所以济州岛的石头、洞窟特别多。古济州人就是在这片石头上白手起家。现今，散布岛上或是城邑民俗村里的石屋草房，让人感受到济州先民的艰难生活。

“风多”与济州地处台风带有关，就像石多一样，也说明了济州生存环境的艰苦。无论是在济州市海边的龙头岩，还是西归浦沿岸的独立岩，都可以体会到断崖绝壁给人的别样感受。

“女多”则是由于以前济州男人出海捕鱼，遇难身亡比例很高，所以从人数上看，女人多于男人。生活艰难，以致女人也要随男人一起劳动。

“三无”是指无小偷、无大门、无乞丐。济州人自古就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艰苦的生存条件使他们养成了邻里互助的美德，因此没有人需要靠偷窃、乞讨为生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设置大门提防自己的邻居。而在济州话里，这根横木被叫做“正柱”。

“三丽”，也称“三宝”，是指济州美丽的自然风光、民俗和传统工艺。其中最独特的传统工艺，就是将济州岛上的黑灰色火山石雕刻成守护神，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“石头爷爷”。

石头爷爷的形象大多是眼睛凸出、鼻子粗大、嘴唇紧闭憨态可掬的样子，济州岛上随处可见。传说左手在上的石头爷爷是武官，右手在上的石头爷爷是文官，摸摸石头爷爷的鼻子可以生儿子，摸摸石头爷爷的肚子和手则可以升官发财。据说韩国情侣结婚后，必定要到济州岛拜石头爷爷，以求多子多福。

如今成为旅游胜地的济州岛，在朝鲜王朝时代曾是流放地。其中最远的大静县就是“远恶地(离首都远，难以生存的流放地)”。大长今就曾在流放地。朝鲜王朝500年历史里，有200多人曾被流放至此。被流放者，大部分为政治家、学者或文人，其中秋史金正喜是代表人物之一。

金正喜(1786年—1856年)，号秋史、阮堂、礼堂，是朝鲜王朝时代著名的金石学家、书法家和诗人。他也是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使者。清嘉庆十四年，24岁的金正喜随父前往中国北京，结识了诸多文人学者，并拜其中两位敬仰已久的学者为师，一是翁方纲，另一位是阮元。之后金正喜以阮元弟子自称，并以此意自号阮堂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以金石考证学为中心的清朝学术传入朝鲜，在当地得到了长足发展，并对当代韩国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济州秋史馆和秋史谪居址坐落在静城东门旁，游人不算多，城址内花园里的小黄花正开得热闹。往里走，馆内各处种着秋史喜爱的水仙花，再加上几棵年头古老的松柏衬着如茵的草地，散发出古朴又充满生机的气息。

流放或许让人绝望，但对秋史金正喜来说，却是一个成就自我的过程。1840年，55岁的金正喜被流放到济州岛。他克服困顿和挫折，潜心研究书法、绘画、诗和散文，硕果累累，名垂青史。“秋史体”书法风格和此后被韩国指定为第180号国宝的《岁寒图》都是他在被流放时创造出来的。

馆内还有一幅金正喜的自画像，画中文字可见，他自叹身世，将自己比作中国宋朝元丰三年蒙冤遭贬的诗人苏东坡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花，再加上几棵年头古老的松柏衬着如茵的草地，散发出古朴又充满生机的气息。

流放或许让人绝望，但对秋史金正喜来说，却是一个成就自我的过程。1840年，55岁的金正喜被流放到济州岛。他克服困顿和挫折，潜心研究书法、绘画、诗和散文，硕果累累，名垂青史。“秋史体”书法风格和此后被韩国指定为第180号国宝的《岁寒图》都是他在被流放时创造出来的。

馆内还有一幅金正喜的自画像，画中文字可见，他自叹身世，将自己比作中国宋朝元丰三年蒙冤遭贬的诗人苏东坡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花，再加上几棵年头古老的松柏衬着如茵的草地，散发出古朴又充满生机的气息。

流放或许让人绝望，但对秋史金正喜来说，却是一个成就自我的过程。1840年，55岁的金正喜被流放到济州岛。他克服困顿和挫折，潜心研究书法、绘画、诗和散文，硕果累累，名垂青史。“秋史体”书法风格和此后被韩国指定为第180号国宝的《岁寒图》都是他在被流放时创造出来的。

馆内还有一幅金正喜的自画像，画中文字可见，他自叹身世，将自己比作中国宋朝元丰三年蒙冤遭贬的诗人苏东坡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走进秋史流放之地，与金正喜一起经历他的彷徨、沉思与执着的同时，也从这里寻找到生命延续的动力。因为人生中总会有一段艰难的路，需要自己独自走完，如果撞击的力度不够，怎能检验出自己的承受度到底有多大呢？而这其中所有受的苦、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触碰出只属于自己的璀璨火花，有如秋史和苏东坡，在困厄中成就一段生命的传奇。

这动人的故事让人又温暖又心酸，而受到匡汉和桂芳亲切关怀的学子又何止我的两位学生？

此情可待成追忆 □吴思敏

2023年7月15日，杨匡汉先生在我手机中给我发来一份报告：“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、我们最亲爱的李桂芳女士，因病救治无效，不幸于2023年于上海逝世，享年77岁。亲人慈龄七秩，清苦一生，勤勉操劳，杨仁爱于家族，播芳馨于友朋，美丽心灵与天壤同久。如今逝者安息，生者从容，将是对亲人最深的慰藉。谢谢所有爱她和被她爱过的朋友们。”这份报告，字字凝泪，句句情深，一看便知是出自匡汉的手笔，他强忍悲痛，用这些文字表达了对妻子的无尽的思念。

收到这份报告，我深感震惊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桂芳身体很健康，5月15日，还曾收到她的微信，为我的一篇小文点赞，绝对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竟会与我们天人永隔。

我第一次见到桂芳，还是198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呼和浩特召开年会期间，匡汉邀请我和几位朋友到他家做客，桂芳作为女主人接待我们。那时她是内蒙古歌舞团的舞蹈演员，美丽、善良、热情、能干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没有在剧场欣赏过桂芳的舞台演出，但是后来在匡汉家中，以及在在一些活动场合，却有机会看到她给学生示范的舞蹈动作，融情感于形体，舒展、大方，表现力极强。这样一位有天赋的舞蹈演员，自从随匡汉调入北京，就告别了舞台，全心全意当好匡汉的贤内助了。

我与匡汉相识更早，那是在1980年，他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，没有房子，借住在日坛路六号文学所当代室一个简陋的办公室，屋角摆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办公桌，一个公文柜，那就是他临时的家。由于是“借调”，文学所没有给匡汉发工资，时间一长，原单位不干了，停发了他的工资，让他找文学所解决，弄得匡汉十分狼狈。那几年他与桂芳分居两地，没人照顾，身体状况很糟糕。1984年7月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上星期五半夜特感不适，心悸异常，呕吐不止，好不容易熬到早晨，结果不好，心电图的情况很不好，确诊为冠心病，房颤，医生强令我休息。这样，我成了随时携带硝酸

甘油的人了。这种局面并非意外。多年来吃的是草，受的是挤，卖的是血之所致。我等病稳定一下即易地休养。这两天躺着，特别寂寞……”接到匡汉这封信，我的心情很沉重。匡汉突发心脏病，这个消息说突然也不突然，他一直在拼，人的精力、体力毕竟有限。

幸好几年后，匡汉终于正式调入文学所，桂芳也调入北京，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工作。有了桂芳的陪伴与照顾，匡汉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。当时他们住在松九区的一个小两居，尽管房间狭小、逼仄，但桂芳把这个家打理得很整洁，很温馨，很有生气。主雅客来勤，一时间诗歌界与学术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，经常与桂芳一起到暨南大学开会或从事研究工作，结识了龙扬志。此后，匡汉在学术上不断给龙扬志以点拨与指导，桂芳则从生活上对龙扬志予以关照。当匡汉和桂芳结束在暨南大学的学术活动回北京前，还惦记着龙扬志，知道他独自一人，不会照顾自己，经常是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因此临别前，他们二人特意给龙扬志包了许多饺子，让他存放在冰箱里慢慢吃。这动人的故事让人又温暖又心酸，而受到匡汉和桂芳亲切关怀的学子又何止我的两位学生？

匡汉退休以后，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对匡汉的关心与照顾上。每次与匡汉夫妇相聚，桂芳的话头大多集中在她的“杨先生”身上，她最惦记的是匡汉的身体。在与桂芳的聊天中，我知道了匡汉如何在301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，如何在家里的地板上跌了跤，摔坏了股骨头，又如何因心脏病装上了心脏起搏器……她对匡汉的身体状况描述得一清二楚，可她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却从来不提，以至直到她去世前，我还认为她的身体不错。实际上她是带着一身的病痛来维持这个家，却从不把自己的痛苦在人前流露。

不只是对匡汉，桂芳对朋友也一样赤诚相待。1994年《诗探索》复刊以后，每当把新的一辑稿件汇集以后，我都会带上稿子到匡汉家“办公”，与他逐篇讨论、定稿。记得有一次天降大雪，我骑着自行车，由我所住的芳草草地西街，前往匡汉所住的南方庄，马路上雪厚滑溜，到他

家时，帽子、裤脚、棉鞋全湿了。桂芳见状，忙招呼我坐下，给我沏上一碗姜糖水，还递上热毛巾让我擦手、擦脸。至于由于工作关系，赶上饭口，桂芳更是不容推辞，强留吃饭，说不清有多少回了。

桂芳对我是如此，对我的学生也一样亲切关怀。我的硕士研究生徐秀，品学兼优，我推荐她跟匡汉继续攻读。为此徐秀曾到匡汉家求教。匡汉在学术上耐心予以指导，桂芳对这位四川来的身体瘦弱的女孩更是从生活上倍加关怀，让徐秀感到十分温暖。我的博士研究生龙扬志，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南方，在暨南大学参加工作，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。匡汉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，经常与桂芳一起到暨南大学开会或从事研究工作，结识了龙扬志。此后，匡汉在学术上不断给龙扬志以点拨与指导，桂芳则从生活上对龙扬志予以关照。当匡汉和桂芳结束在暨南大学的学术活动回北京前，还惦记着龙扬志，知道他独自一人，不会照顾自己，经常是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因此临别前，他们二人特意给龙扬志包了许多饺子，让他存放在冰箱里慢慢吃。这动人的故事让人又温暖又心酸，而受到匡汉和桂芳亲切关怀的学子又何止我的两位学生？

在新冠疫情之前，我与匡汉两对夫妇在春节之后总会安排一次聚会，常常是我和匡汉谈诗坛、谈文苑，我和桂芳则谈她们的体己话。我们两对夫妇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是2022年1月6日《诗探索》编辑部在顺义意大利农场为谢冕先生举行的90岁寿辰庆祝活动上，匡汉向谢冕赠送了他书写的条幅，匡汉代表《诗探索》同人宣读了给谢冕90岁生日的祝词。分手时，桂芳还不忘送给我们礼物，一盒茶叶，她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思敏、桂香，疫情凶险，多多保重，要好好活下去呀！”此后，疫情时起时伏，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。

如今，桂芳已往生天界，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”，相信她会挂念着匡汉，也会挂念着我们。桂芳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：“要好好活下去呀！”我永远铭记在我心底，助力我前行。

新诗台

□陈晓君

阳江，我的小城

(外一首)

琥珀一样的晨光开始荡漾
我的小城，光阴如此澄澈
草木挨着草木，浪花拍打着浪花

人们早起赶路，穿过薄雾
和幽深小径，追逐一颗
滚烫的太阳。像一只麋鹿
闯入一座花园

那些憧憬、赞美
像小雏菊一样，爬满山坡
我们在冥想中，一点一点
打开内心的感激

“我的归处就是你灵魂最深的那一隅”
金盏菊举起小酒盅，盛满人间烟火

接骨木深陷于洁白的信仰之中
仿佛人间的爱，都有了归宿

雾中

小酒馆在海滨东路。如果我喊
出
它的名字：浪浪。海风就循声而
来

此刻，没有什么比我们更辽阔
头顶有星空，前方有大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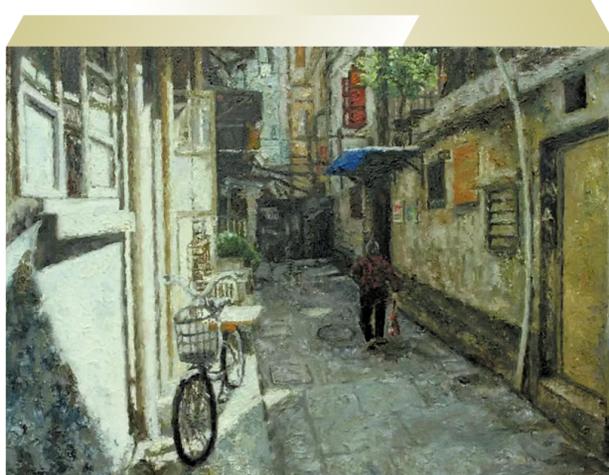
你凝望雾中的事物。有梦想
在闪烁

像远处的渔火，面容模糊

多少年了，我们走在雾中
怀揣孤独与悲悯

而你举起酒杯，盏下无边的夜色
旧事突然清晰起来

今夜，我们被海风吹拂
披一身露水，从容如人间草木



老巷(油画)

□郝谊彬